

· 书人文丛 ·

陈子善

序

跋

科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说古老，是因为在中国文史类史料学源远流长，所谓汉学、朴学、乾嘉学派等等，崇尚「言必有据，无证不信」，形成了严谨的学风和良好的传统；说年轻，则是因为现代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历史只不过四五十年，而作为其分支的现代文学史料学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却未能与之同步发育，长时期处于与上述传统「断裂」和因循形成的几乎空白的状态，只是到了最近十多年，情况才大有改观。我极愿为现代文学史料学进一步形成完整的体系而略尽绵力，本书大部分稿件虽然属于微观研究的范围，但我力求从「外缘」和「内证」上考析佚文真伪，钩稽文坛轶事，



东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子善序跋/陈子善著.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3.3

(书人文丛·序跋小系/王稼句主编)

ISBN 7-81089-153-7

I. 陈… II. 陈… III. 序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5128 号

书人文丛·序跋小系

陈子善序跋

● 出版发行: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 编:210096

电 话:025-3792327 025-3792214(发行部)

传 真:025-7711295(发行部) 025-3362442(办公室)

○ 经 销:新华书店

○ 印 刷: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880mm×1230mm 1/32

○ 印 张:4.75

○ 字 数:100 千

○ 版 次: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印 数:1-3000 册

○ 书 号:ISBN 7-81089-153-7/I·1

○ 定 价:144.00 元(8 册)



陳子善

SAC14/01

001 • 楔子

005 • 《遗落的明珠》跋

009 • 《中国现代文学侧影》自序

012 • 《捞针集——陈子善书话》自序

014 • 《文人事》跋

016 • 《生命的记忆》跋

019 • 《说不尽的张爱玲》自序

021 • 《海上书声》序

025 • 《郁达夫忆鲁迅》编后记

028 • 《卖文买书——郁达夫和书》编后缀言

031 • 《回忆郁达夫》编辑说明

038 • 《知堂杂诗钞》编后记

041 • 《如梦记》编后琐语

046 • 《梁实秋文学回忆录》编后琐语

050 • 《雅舍小说和诗》编后记

054 • 《雅舍小品补遗》编后记

061 • 《台静农散文选》编后记

064 • 《我与老舍与酒》编后记

066 • 《回忆台静农》代序

078 • 《一知半解及其他》编选说明

081 • 写在《上海的狐步舞》前面

- 084 • 《摩登上海》序
- 089 • 图典本《流言》编后记
- 094 • 写在《张看》前面
- 097 • 《作别张爱玲》编后记

- 105 • 《林以亮佚文集》编后记
- 109 • 《西游散墨》编选说明
- 111 • 《剑河倒影》编后记
- 115 • 《董桥书房美文》编后记
- 119 • 《没有童谣的年代》编后小语
- 121 • 《你一定要看董桥》编后记
- 127 • 《狐狸洞吃语》编后记
- 130 • 《枇杷的消息》编后记
- 133 • 《无眠在世纪末》编后琐记



楔 子

自一九八二年我编注的第一本书《郁达夫忆鲁迅》(与王自立先生合编)问世至今,不知不觉,二十个年头过去了,真的是弹指一挥间。

二十年来,我一直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和台港文学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研究,出版了著作七种,编订海内外作家学者各类文集、回忆录和资料集不下六七十种。(我自己未能确切统计,友人见告,网上可查,曾试过,很不全;还查过海内外数家大图书馆的馆藏,也不全。)自以为已经尽心尽力。

无论从我自己的著述,还是从我所编选的作品,不存偏见的读者应能把握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和台港文学史观。我历来不赶时髦,不人云亦云,历来致力于文学史上被遗忘、被忽视的作家作品的挖掘、整理和研究,譬如,我关注周作人、梁实秋、张爱玲等作家时,他们还远未成为热点。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复杂的、多元的、丰富多彩的,我所描述,所力求重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对于序跋文,我是一直很爱读的。记忆中现代作家生前出版日记、书信集的不乏其人,出版序跋集的却只有周作人一位。他的《苦雨斋序跋文》(一九三四年三月上海天马书店初版)实在精彩,以至后人又为他編集了更为完备的《知堂

序跋》。而像梁启超那部有名的《清代学术概论》，本来就是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所作的序文，因篇幅太长才改为独立成篇，从而成就了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斗转星移，时至今日，作家学者出版序跋集，也已渐成风气了。

这本小书就是我这些年来为自己著作和为他人编订集子所作序跋的选集，虽然远非全部，但大致已可窥见我的研究经过和我的心路历程，也多少表示了“个人的私意我见”（周作人语），因此，应该还有编集成书的价值。书中还附有我各个时期的照片数十帧，稍稍展示我的交游、爱好和日常生活。

这本小书如能引起中国现代文学和台港文学爱好者的兴趣，我当然十分高兴。

二零零三年仲春于海上



← 这张照片上的我正在聚精会神地读书,大概摄于七十年代中期。更年轻的照片当然还有,但翻检不易,只能作罢。

↓ 八十年代初在上海旧居斗室写作时的情景,一副不修边幅的模样。

↓ 八十年代后期在浙江海宁“文革”后重建的徐志摩墓前的留影。我对徐志摩其人其文情有独钟,为发掘他的佚诗佚文尽过一点力。



↓ 二零零一年三月在郑州“越秀学术讲座”讲学后
游览太行山所摄。只要时间、条件许可,我很愿意
亲近大自然。

↓ 二零零二年秋摄于长沙岳麓书院门前。





《遗落的明珠》跋

这是我自己写的而非编校的第一本书，也是我在台湾出版的第一本书，这两个“第一”使我有足够的理由感到高兴。

十多年来，只要条件许可，我就会端坐在灰尘扑面的旧报刊堆中，翻动那些发黄发脆的纸面。那个已离我远去的年代的人和事，又重新在我眼前出现、晃动，有时清晰，有时模糊，不断引发我的遐想和沉思。这在我已养成一种习惯，或者更确切的说，已变成我的一种爱好了。

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众多的历史教训，使我不大相信事后编辑出版的各种作家选集、文集、全集和合集，宁可自己去查阅原始的报刊书籍，至少也要把前者与后者加以对照，求得印证。惟其如此，才可能浸淫在当年具体的文学氛围中，设身处地的熟悉研究对象，从而实现研究主体对研究客体尽可能的贴近，进入与作家共同的感受与情怀的特定境界。我认为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条正确途径。

这本书就是我近年来埋首于原始报刊部分所得的结集。每当我“上穷碧落下黄泉”，在茫茫报海中发现现代文学大师不为人知的佚作，或者清理出一段湮没不彰的文学史实时，我的欣喜简直难以用笔墨形容。随之我就会设法把它们公之于世，不但让海内外同好分享我的喜悦，也可对现代文



→ 《遗落的明珠》，台湾业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月初版。



学研究的深入有所裨益。事实已经证明，我所挖掘的张爱玲的一系列“少作”和中篇小说《小艾》，我所考订的梁实秋前期用各种笔名发表的评论和小品，都足以影响到这两位著名作家的整体评价，已引起海内外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视。

本书中论及的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梁实秋、孙大雨、戴望舒、钱锺书、张爱玲等位，都是我喜爱的作家，他们多姿多彩而又备受争议的文学历程深深吸引了我。而在现代文学史上他们也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很难设想，没有这些熠熠闪光的名字，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将会是什么样子。然而，长期以来，他们在中国大陆的“遭遇”实在令人扼腕，不是被视为异端，就是被打入另册。经过这几年步履艰难的“重写文学史”，他们的成就已经逐渐为人们所承认，所推崇，这是一个进步。遗憾的是，关于他们创作生涯的史料还有不同程度的缺失，他们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和重要的文学活动仍被埋没，这就大大妨碍了更为准确、全面地认识这些作家。有鉴于此，我在查阅原始报刊时对这些作家给予较多的注意，收获也较为丰硕，也就理所当然了。

我所从事的这项自以为很有意义的工作，曾被钱锺书先

生戏称为“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其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史料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说古老,是因为在中国文史类史料学源远流长,所谓汉学、朴学、乾嘉学派等等,崇尚“言必有据,无证不信”,形成了严谨的学风和好的传统;说年轻,则是因为现代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历史只不过四五十年,而作为其分支的现代文学史料学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却未能与之同步发育,长时期处于与上述传统“断裂”和因此形成的几乎空白的状态,只是到了最近十多年,情况才大有改观。我极愿为现代文学史料学进一步形成完整的体系而略尽绵力,本书大部分篇什虽然属于微观研究的范围,但我力求从“外缘”和“内证”上考析佚文真伪,钩稽文坛轶事,就是我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知道自己这些并不漂亮的文字很可能是“速朽”的,考证的最后结论一旦被学术界所认可,所接受,相比之下,考证的过程往往会显得无关紧要,很快被人遗忘,这也是正常的事。但我还是摆脱不了“敝帚自珍”的文人旧习,结集出书毕竟是对自己以往研究工作的一个小结,一种纪念,何况海外对我发现这些现代文学新史料的经过和甘苦,对这项拾遗补阙、考辨析疑工作的学术价值感到兴趣的恐怕仍有人在,那么,就让这部《遗落的明珠》去接受读者的评判吧。

大陆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曾经告诫后来的研究者:“第二等的天资,老老实实做第二等的工作(即从事历史资料考证等工作,而不挂上什么流派的牌号),可能产生第一流的成绩。如果第二等的天资,做第一等的工作(建立体系),很可



能第三等的成果也出不来。”（《燕园问学集》页四十五）对我而言，不要说“第一等的天资”，就是“第二等的天资”也决不敢自诩，我的研究也肯定产生不了“第一流的成果”。不过，我将继续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在今后一个时期里，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仍将是我的主要学术任务，但愿我对现代文学各种史料的发掘、鉴别和整理能够做得好些，再好些。

书中附录了台湾秦贤次先生、香港黄维梁博士对拙作的两篇补正文字，以存他们与我切磋学术的美意。另外，《少年情怀——谈新发现的戴望舒佚诗》一文系上海张伟先生与我合作，由我执笔，也一并说明。

最后，我要感谢香港《明报月刊》自董桥先生起，至潘耀明先生的历任主编，特别是该刊助理主编黄俊东先生、《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先生、台湾《联合报》的痖弦先生和陈义芝先生、《中国时报》的季季女士和焦桐先生，以及《文讯》月刊的李瑞腾先生，正是在这么多师长文友的不断鼓励下，并且提供宝贵篇幅，我这些文章才有机会与海内外广大读者见面。

我要感谢著名前辈作家柯灵先生，他老人家拨冗为拙著写了热情洋溢的序，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对“重写文学史”提出了精辟的意见。

我还要感谢台湾业强出版社发行人陈春雄先生和总编辑陈信元先生，要不是他们对推动学术和两岸文化交流的满腔热忱，拙著是不可能问世的。

一九九二年七月三十日于上海酷暑中



《中国现代文学侧影》自序

屈指一数,如果从参加《鲁迅全集》注释算起,我研治中国现代文学已有整整十八个年头了。在这段不能算短的时间里,我一直痴心未改,把研究工作的重心置放在现代文学史料的发掘、考证和整理上面,从而与许多现代文坛前辈有着或长久或短暂、或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和交往,有时也会兴之所至,将他们纳入我的研究范围。这本《中国现代文学侧影——前辈与我》就是这些接触、交往和研究的部分纪录。

书中忆述评介的文坛前辈,自“五四”以降,分属各个历史时期,而以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者居多。其中,如巴金,如俞平伯,如胡风,都在现代文学史上成就卓著,声名赫赫,对于他们的生平和创作,早就有海内外洋洋大观的研究文字在,用不着我再来多费笔墨。我只是从当时的具体感受出发,写下一点我自己的领悟,我自己的思考,我不计文章的长短和文笔的工拙,只求内容的真切和评价的妥贴。许多前辈对我的研究工作曾给予宝贵的支持和帮助,我对他们的怀念是真挚的。当然,我也力图提供一些我的新发现,诸如这些前辈的遗文逸事、有关的文坛故实以及引起争议的各家之说等等,藉以展示这些文坛前辈独具个性的人格形态,勾勒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若干真实而非虚假的侧影。对于一些至今还鲜为人知的文坛前辈,如温梓川、彭芳草等位,对他们的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侧影》，台湾志文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初版。

中國現代文學側影

——前輩與我

陳子善 著



新園文庫 36

陈子善序跋

功绩，我就作了必要的考证和介绍，以期有朝一日这些现代文坛默默无闻的耕耘者也能进入海内外研究者的视野。

这些年来，我编订了不少文坛前辈包括长期被打入另册的周作人、梁实秋、叶灵凤等所谓“非主流”作家的创作年表、佚文集和回忆录。虽说这是“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苦差使，不知耗费了我多少时间和精力，但我“衣带渐宽终不悔”。因为我始终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探幽发微，拾遗补阙，重新整合现代文学的材料世界，其意义不容低估，必须有人来做，必须把它做好。本书收入了我的一些编选心得和梁实秋、台静农这两位现在在海峡两岸都享有盛誉的文坛前辈的著译年表，从中多少可以看出我治学兴趣之所在和我的现代文学观。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过是最近数十年的事，其间所经历的坎坷曲折，真是一言难尽。而今，随着形形色色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引进，从结构到解构，从读者反应到女性主义，直至目前成为热点的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无一不对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形成冲击，促使其从观念到方法不断发生嬗变。至于台港和海外的现代文学研究，

也是众声喧哗,各呈异彩。然而,观念和方法的更新,只有当其与原始材料的尽可能全面的把握紧密结合在一起,得到材料世界的充分支援之后,才可能真正发挥力量,才会使人们期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世纪之交的新突破成为现实。由于频繁的战乱和更为可怕的人为封锁和毁坏,中国现代文学的原始材料已大量散失、湮没和被歪曲,代之而起的种种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神话还不同程度地弥漫在现代文学研究的众多领域里。因此,抢救史料,填补空白,拨开迷雾重新审视现代文学史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我这本朴实无华的小书如能在这方面起到一点小小的作用,则余愿足矣。

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专家秦贤次先生热情为本书作序,以文化积累为己任的志文出版社发行人张清吉先生和总编辑曹永洋先生慨允出版本书,高情厚谊,谨此深谢!

一九九四年八月四日于酷暑中的上海

↓ 《捞针集——陈子善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七月初版。

《捞针集——陈子善书话》自序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话集。书名“捞针”，不是故弄玄虚，取“大海捞针”之意而已。书海像大海一样浩瀚，我爱书，生活中不可一日无书，书海徜徉，每有发见和心得，辄喜不自胜。有时也兴之所至，化为文字，与海内外同好交流。现在承李庆西、吴俊两兄的美意，结集编入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今人书话文丛”出版，算是对自己以往书话写作的一个小结，一次再出发。

我是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和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这或许可以称之为我的专长吧，我又有考据癖，因此，这本《捞针集》以谈论现代文学和台港文学书刊以及相关的人和事为主。现代作家的一篇佚文、一首遗诗、一则逸事，现代文学史上一本鲜为人知的著作、一段淹没不彰的史实，往往会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至于文章是否具有独特见解，文笔是否工拙，倒在其次了。当然，所专者不一定就是所好者。我访书求知的范围其实更广更杂，诸如外国文学、古典音乐、藏书票

